

【读经典】

凭借一座火山的光亮来掌舵

□李北山

查理最后一次睁开眼睛,尽力把手放在艾玛的手上,以微弱的声音说道:

“我不怕死。”

片刻之后他停止了呼吸。

合上这本书的最后一页,我倚靠在床头,把整本书放在胸前,闭上眼睛。查理·达尔文的离世没有让我感觉到丝毫悲伤,只在内心里说:“这样的人生,真好!”

我是在2004年秋天的很多个夜晚,倚在床头读完欧文·斯通的这部《达尔文传》。那时候乐天还未出生,我太太在我身边,有时会打断我说:“快看,他动了。”“他在翻身。”“天啊,这是他的脚丫。”每当这时候,我就会凑上去兴致盎然地看她鼓起的肚皮,还会把手放上去,感受他的存在。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情景和我读《达尔文传》的情景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大概是在我期待一个新生命的同时,另一个新的灵魂也开始在我的内心萌动。

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值得用这样上下两册70万字来讲述,但它却是如此简单的一种人生。他长大之后只在三个地方生活过,4年在伦敦,5年在英国海军的贝格尔号上,其余的时间都在乡下的达温宅邸度过。

出生于医学世家的达尔文在16岁时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但他无法面对重病患者的痛苦,最终放弃了学医。1828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在此期间,他却成为植物学家亨斯洛的门生,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31年12月,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在耗时将近5年的航行中,达尔文总共写下了368页动物学笔记、1383页地质学笔记、770页日记,收集了若干物种标本。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描述贝格尔号航行经历和发现的《航海日志》,很快成为19世纪最为畅销的旅游书籍之一。最重要的,是这一年,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深爱的表姐艾玛求婚。同样深爱着他的艾玛已经等了他许多年。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北上上去剑桥。但问题是我是否愿意在剑桥大学度过一生。”此时的达尔文已经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剑桥大学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剑桥所具备的上流社会的热闹和社交,对出身名门的艾玛而言是如鱼得水,“可是我确信,尽管那样的生活有魅力和有益处,但恰恰不适于我,我要求和急需的是宁静,隐居,真正与世隔绝,住在乡下,只有有限的社会来往……”达尔文需要的生活是安静和平淡的,他生活的全部,就是研究、思考、写作,以及艾玛和她的琴声。

艾玛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婚后不久,艾玛写给达尔文一封信,表明自己虔诚信仰上帝,但十分尊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虽然两人在宗教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但希望为家庭幸福而互相谅解,使爱情日增月长。达尔文后来在此信上注了一行字:“当我离开人世时,要知道,我已多次吻过此信,并在上面落了热泪。”她也甘愿为他放弃剑桥。

他们去乡下找房子。一个叫达温的小村庄旁的一所破旧的房子,将因他们的抵达而不朽。艾玛爱上了这里的美景,这鼓舞了年轻的达尔文,他说:“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斜穿英国一些最美丽的森林和绿谷,我们将有许多年时间来进行这种极妙的、幽静的漫步,你、我和孩子们。”他们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共生育了10个孩子,其中3个夭折,7个长大成人。

若干年后,我对故事的情节大多已淡忘,但我读这部书时那种激

荡我内心的感情却越发鲜明。尤其是达温宅邸的那条“达尔文小径”铭刻我心。

“我已经决定在这铺一条小径……一条专属于我的小径,就叫它思索之径吧。我到那里散步时可以鼓起勇气提出问题,并探讨答案。”

“你自己的思想王国,他有多大?”

“大概有七八英尺宽吧,全长也许有三分之一英里。”

独自散步,自由思想。还有比这更沉静、更动人的情景吗?

在这条小径的明亮段和森林交界的拐角处,他撒下一些小石子,从一到七不等。每一颗石子代表在这个椭圆形小道走了一个来回。每当它走完一圈,他就踢掉一颗石子。当他遇到最后一颗石子时,他先把它踢掉,然后沿着光亮的那段路走到树林中的那扇小门,进去,穿过种满花草、青菜的几个院子,回家吃午饭。

研究、思考、写作,艾玛和孩子们。

这就是达尔文平淡而伟大的一生。做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如此美好。

并非所有伟大的灵魂都是孤独的,有时恰恰相反,伟大的灵魂会在人类的夜空相遇,迸发出耀眼的光芒。达尔文下葬西敏寺,其葬礼之隆重与他平静的人生极不相称。为他扶灵的,是著名科学家胡克和赫胥黎。胡克的《喜马拉雅山日志》和亨利·阿加德·华莱士的《马来群岛》、达尔文的《航海日志》一起,被誉为探索科学奥秘之旅的黄金时代的三部曲。作为达尔文极为尊重的批评家和密友,胡克一直是物种进化理论的支持者。而赫胥黎索性以“达尔文的斗犬”自谓。胡克和赫胥黎曾讨论如何撰写达尔文的碑文。做过几次尝试后他们发现要想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达尔文的贡献简直是不可能的。赫胥黎提出,能够放在墓碑上的最好碑文是美国诗人爱默森那句壮丽的诗:

当伟大的上帝在这个行星上释放一位思想家的时候,要小心!

有些非同寻常的事物只有在你回望之时,它的意义才会浮现。《达尔文传》作为一部传记小说,可能还算不上一部伟大的作品,即使在欧文·斯通毕生所著的25部传记中它也不是最突出的——它往往被《梵高传》的光芒所掩盖——但它无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当我与它相遇时,它就已经在我内心播下一粒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了这粒种子的存在,我开始能够感受它在我的内心萌芽,继而疯长。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后引起的轩然大波,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此时他想到了贝格尔号菲兹罗伊舰长的那句话:“我想要凭借一座火山的光亮来掌舵。”这部书就是我在人航道上的一座火山。它的光亮照亮了我。

作为天才的完美落幕,西敏寺主教为达尔文选择的墓地位于教堂中部的北侧,距唱诗班的围栏角很近,同艾萨克·牛顿爵士墓仅有数尺之遥。在葬礼结束,返回达温宅邸的途中,威廉向弗朗西斯说道:“我希望这不是不敬的语言,当大教堂关闭之后一切都寂静的时候,你能想象出父亲和艾萨克·牛顿爵士每晚进行什么欢快的谈话吗?”伟大的天才并不孤独。

赫胥黎所想的墓志铭终究没有实现。达尔文生前已经留下过遗嘱。他希望不要在墓碑上刻任何词句。他的遗言已经深深地镌刻其上。盖在他坟上的石板刻着: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

生于1809年2月12日

死于1882年4月19日



【读书会】

《给孩子的科幻》是由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韩松选编的科幻作品集,收入中国及世界经典科幻短篇作品。近日,刘慈欣、韩松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等人同台交流,畅谈中国科幻的发展现状、展望科幻文学的发展前景。在刘慈欣看来,在现代的科幻文学中,信息社会把人分成一个一个真正的人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正在解体、消融。

刘慈欣：
对科幻文学的未来感到迷茫

科普功能消失,更突出文学性

现在,“未来”的概念确实已经迫在眉睫,当代中国社会最强烈的感觉就是未来感,而未来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吸引力。这样的时代症候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所以科幻小说比以前更受关注。自鲁迅先生提出“科幻是经以科学,纬以人情”这个概念以后,科幻小说在相当长时间被作为一种应用文,作为普及科学的功能性文体存在,这个现象大概在上世纪50年代最为突出,从80年代开始,才回到单纯的文学题材。现在承担科普功能的科幻作品基本消失了,我选的这几篇肯定都不是那个类型的。

提到外太空开发,与上世纪60年代相比,它确实渐渐地边缘化了,也没有往前

推进。因为整体来看,外太空开发的文化和我们现有的文化相矛盾,因为它是一种在短期之内,只有投入没有回报的事业,并且投入是相当巨大的。在我们重商主义的文化之下,在市场经济的文化下,它和主流价值体系是相矛盾的。所以人类想大规模地开发太空,首先得大规模地改变我们的文化,很可能在人类社会发生第二次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开发外太空。但是现在很难。这就给科幻小说提供了表现的空间,因为科幻小说的空间是不断地被现实所蚕食的,任何科幻小说描写的东西只要变为现实就平淡无奇了。太空开发停止了,科幻小说还保留着想象的空间。

描写星辰大海成为“另类”

美国上世纪30年代到六七十年代是科幻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时的科幻文学充满了一种乐观的、进取的、开放的精神,之后的科幻文学更多关注科学的负面作用,以及负面作用带来非常阴暗的未来。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也有描写未来的大灾难,像《未来基地》有一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有一部分是更早写的,也描写遍及银河系的灾难,也有世界的毁灭,之后撰写的部分也有对未来的乐观的描写。更切中实际的说法,黄金时代的科幻文学是一种开放的、外向的文学,而之后的,我们现在的科幻文学都变得内向了,我觉得它是一个更本质的区别。

戴锦华老师说到年轻一代科幻文学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封闭性,一个是单纯性。这确实是对科幻文学发展现状一个很深刻的概括。我觉得它的单纯性是来源于三点:第一,以前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枷锁与负担,年轻作家没有了。第二点,随着我们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新一代作家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他们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一员而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

一员。关键是第三点,科幻文学的封闭性是整个人类文明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是内向的发展,我们上世纪60年代登上了月球,到现在我们不但没有往前走,而且连月球也没有再上去过。而整个人类最飞快发展的技术,其实是内向的技术,就是网络技术、IT技术,它让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内向,以至于很快这一天就会到来:我们只要一辈子封闭在一个房间里,不用出门,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度过一生,可以体验世界各个地方所有的风景。

这样就让人类的整个文化变得越来越内向,新一代通过VR体验星辰大海,没有必要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开拓。这是人类文化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新一代的科幻小说中。这个变化是好,是坏我不想评论,但是作为科幻作家,我觉得未来的可能性有无数种,但是不包括星际航行的未来,不管地球上多么繁荣,那都是一个黑暗的未来。

像我这样一直描写星辰大海、描写太空的作家,不但在美国,在中国也是比较另类的作者,世界科幻文学的大趋势就是那样一个日益封闭化的方向。

最珍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曾经科幻文学作为文学题材让我最珍视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文学的潜意识中,人类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但是现在的科幻文学,一个很本质的变化,就是信息社会把人分成一个一个真正的人了。在现代的科幻文学中,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形象正在解体、消融,这个形象渐渐模糊了。这个我认为这是科幻文学相当深刻的变化。我自己是在努力抗拒这种变化的,我自己写的作品中,人类还是作为整体出现的。我选到这本书里面的小说,人类也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我接触科幻文学的时候大概还是“文革”时期,那个时候还没有科幻出版,也没有科学幻想的概念,我看的是上世纪50年代凡尔纳的作品才接触到科幻文学,之后看到了西方翻译的科幻小说。科幻现在变得和那个时代确实很不一样了。对这种变化,我也很迷茫,我也看不清科幻文学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从当初接触科幻的那种很清晰的想象、很多的激情,到了现在变成一种对科幻未来很迷茫的状态。

(根据发布会速记整理)